

卷七

抑知屯必終亨，否能轉泰，貧富乃傳合之場，貴賤亦公家之器。莫為天心不測，最能磨礪英雄；苟使人事無乖，便可挽回造化。茲如生也，諸艱盡歷，眾苦備嘗。偌大魔場，悉屬嘔心瀝血；許多卻運，奚由吐氣揚眉。縱教祖述著鞭，殊難奮發；孰曉繞朝贈策，另有機緣。甫在舟車莫措之時，徒存赤手；忽當萍水相逢之際，適至蒼頭。使出蓬家，最爛辭令：「奴居蕭氏，尤愛文才，書從黃犬傳來，音屬青鸞遞至，恪奉主人之命，一紙遙投；幸瞻君子之光，百朋敬錫。」

蓋其昔馬子者，每當風雨之辰，寧忘金蘭之契，屢念斯人之通塞，頻推厥命之榮枯。明知生也，方當五角六張，頗難次助；必待千磨百折，才可扶持。勛名不出宴安，知慧恒存疢疾。寄語終軍居幕下，及早請纓；還教毛遂處囊中，莫遲脫穎。萬里路睽知己面，幾行書見故人心。白絹斜封，卻是朱提重貲；華箋遙遞，都非素簡空談。

生時愁向地理，喜從天降。縱垂天之翼，鵬翅博風；噓曝日之腮，鯤鬚刺水。由是策蹇入都，納貲坐監。聰明之質，何待潛修；困苦之餘，愈知發憤。碑觀太學，鼓聽大昕。寶笈晨披，壁起達摩之影；芸編夜擁，燈分太乙之光。鐵硯磨穿，藜牀坐破。名高子建，何患鄴下才多；賦就太沖，遂使洛中紙貴。吐筆花於雪案，行行宋豔班香；翻墨浪於風簷，字字韓潮蘇海。特患俗心竅少，鮮有通才；庸眼肉多，絕無卓識。未逢伯樂，徒失相於追風；不遇鍾期，孰知音於流水。

適有南宮名宿，誓拔真才；東觀耆英，慎選佳士。懸冰壺而作鑒，持玉尺以為才。品峻風華，別具賞心之識；評高月旦，獨蒙刮目之知。觀其局勢甚超，定宜解領；惜此英華太露，僅得掄魁。由來國士，必推韓信為無雙；忽出廷評，偏置宋祈於第二。既邀鶚薦，聲價倍增；自賦鹿鳴，品題益重。

而生雄圖奮發，壯志激揚。單騎直馳，已向秋闈獲雋；雙雕疊中，旋從春榜題名，從此三千擊水，九萬搏風。剪得蒼龍片甲，徑可成雲；吐來白風纖毫，輒能映日。波濤生腕下，傾倒峽之詞源；星斗列胸中，仰凌霄之氣宇。敲金戛玉，未能比此清華；陣馬風樞，不足方其敏捷。輝生寶炬，僅讓元燈；光徹絳霄，仍聯奎耀。當明聖臨軒之日，正英雄入彀之時。金殿唱餘，袍饒綠汁；瓊林宴罷，餅賜紅綾。嗟乎！篋中鏽鐵，逢薛燭以騰光；灶下焦桐，遇蔡邕而發爆。非盈虛之無數，實顯晦之有時也。

於是報捷泥金，班參荀玉，量才任職，度器授官。朝臣薦其清華，宜居翰苑；天子嘉其英雋，特簡刑曹。磔鼠稱老吏之才，屠龍擅妙年之譽。名傾中外，孰不識荊；聲震公卿，咸為說項。而生思深車笠（馬子），念切糟糠（愛姑）。座設蓮帷，將招密友；香熏薇帳，專待情人。其如天末難涸，竟睽雙鯉；江南可望，尚阻孤鴻。唯茲兩事關心，殊難釋悶；偶爾一時得志，何足誇榮。然而世每趨炎，徑皆爭捷。人當失職，縱親朋疏若雲泥；士苟乘時，雖秦越視同骨肉。獨不見五陵裘馬，輻輳京華，萬國冠裳，摩肩魏闕。其稱碩學，號鴻才，戶盡鄴枚，家俱庾鮑。及睹左思之撰，士衡為之輸心；見崔灝之題，太白從而斂手。

咸謂竇生奇才豪放，古藻分披。有譽其文體喬皇，燭天起雲霞之色；有賞其詩辭雄健，擲地成金石之聲。乃致乞碑諛墓，輒不絕門；買賦希恩，屢常滿戶。而我獨怪其困守華門之日，厄居甕牖之時，猶是斯人也，動說瘦寒酸子，見譏大雅之林；猶是斯文也，輒云庸淺膚辭，共詆小巫之局。時命既分窮達，文章也判榮枯。然則龍吟雞彝，不登清廟明堂，真與盤匱無異；渾金璞玉，未上燕台趙市，竟同瓦礫何殊。辨英豪於童稚之年，孰是慧心相得；識將相於風塵之內，斷非俗眼所能，亦何怪乎？琪花吐豔，每從錦上增華；獸炭緋紅，莫向雪中進暖耶。

時有蘭臺貴客，芸閣要人。共羨少年騰達，名重選樓；素聞新貴鰥居，姻求戚晚。雁奴魚婢，名刺盈襟；氏灼參媒，年庚滿袖。或云「齊子未歸。」或謂：「號姨待聘。」貌皆傾國，德盡宜家，請當桃李之辰，願結絲蘿之誼。生乃遜謝高情，敬辭盛意。「富貴我自所有，姻緣不待人謀。昔年章子出妻，莫望鸞膠再續；今日使君有婦，何煩蛇足重添。」因是睹物興懷，觸情增感。花飛別苑，豔豔何存（去婦）；柳值故園，青青猶在（愛姑）。官居清職，何嫌署冷如冰；人感離情，但覺衾寒若鐵。臨曉鏡獨望彩鸞，見雕鞍專思駿馬。遙憐玉臂，朗受清輝；遠憶香鬟，亂籠薄霧。春愁似海，不知底事難消；夜度如年，只為個人不在。爾乃遽覓遺簪，輒求敝袴。馬蹄馳去，使煩一介之勞；雁足傳來，書抵萬金之貴。

姑時發封內捆，足裏中庭，只虞陌上投金，桑筐早輟；或欲盤中織錦，絲軸久空。幸當藜藿充時，聊支塵釜；要識綺羅香處，豈在蓬門。正雁鴉啼暮樹，嘸嘸含悲；何期鶉噪晨簷，聲聲送喜。一封雁帛，傳自天街；五色鸞箋，報來仙府。枝頭爛漫，條開及第之花；砌畔菁蔥，悉茁合歡之草。

時則喜集門闌（杜詩「門闌多喜氣」），榮誇閭里。鞠衣耀日，咸知王渾令妻；瓊佩鳴風，共識高柔愛婦。乃即南浮畫艦，北馭彩軒，旁觀尚屬神移，當局能無色喜乎？

時竇生側身皇路，已列鵷班；翹首江鄉，每縈鶴夢，世事未知何日了，家書難定幾時還。望眼巴巴，離腸戚戚。只望香車速至，稍慰私衷；豈知玉詔頻頒，難辭王事。恭承嚴旨，迫勘程史從亡；恪奉密綸，分鞠齊黃餘黨。在諸臣深文鈞隱，羅織殊多；在竇生委曲求全，平反不少。牘如山積，而決若水流；案比鐵成，而明同鏡徹。條陳信讞，建白無私；釐定爰書，貼黃不諱。嗟乎！明刑有典，豈肯殺人媚人；定判難移，遑計知我罪我。卻幸天顏有喜，頓減苛條；素知臣意無他，竟蒙溫旨。獄無冤抑，悉合前獻，官使量遷，再觀後效。尋移棘寺，滄入柏台，椒口方開，即思鉅秀；篁身才挺，便敬彈蕉。遭群小居說內訌，降殊恩命其外補。身辭北闕，持彩節以遊巡；職帶西台，被衣繡而出按。烏來署樹，馳去埋輪。駟馬高車，津吏知為題柱客；獬袍鶴蓋，關官識是棄繻生。及經駐節名區，卻是稱戈舊地，傷哉！郊關寥落，雞犬無聲，城市蕭條，舟車絕跡。歲物無情人暗換，年華有待我重來。

悲不勝悲，痛定思痛。回憶流亡之苦，凋敝何堪；自遭蹂躪之傷，瘡痍未復。第見沉戈尚紫，遺鏃猶紅。聽四野之悲風，人煙寂寂；對連旬之陰雨，鬼火熒熒。草盡雲黃，地無不赤。林寒落照，鴉尋嶺上草檜；露冷荒原，蔓繞河邊戰骨。加以大軍之後，頻值凶年，極亂以來，盛流疫氣。餓向西山比比，弔從東郭紛紛。晝夜陰嗥，鬼猶求食；往來野哭，人各招魂。劇憐億萬生靈，沉於孽海；安得大千世界，渡以慈航。

生乃率令屬僚，咸輸額俸，建孟蘭之募會，超兵燹之幽魂。廣轉法輪，普施斛食。萬花飛舞，請來梵唄之書；七寶莊嚴，現出瑜珈之座。所祈永澄湯鑊，火滅刀岡，入森羅盡觀慈顏，寬冥獄莫教變相。凶終夭折，浩劫皆超，宿孽無從，此與轉世，特為祈禱。

事，不到拈花會上，邈矣無憑；豈知大歡喜人，偏從選佛場中，猝然相遇。

[返回 >>](#) [燕山外史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